

I

耳氏的木刻版畫生涯

抗戰軍興，陳庭詩以藝術投入
抗日救亡的運動，
化名「耳氏」發表版畫，
那純靠手工拓印的木刻版畫，
燃燒著青年沸騰的心，也改變了他的一生。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1912 中華民國建國。

1916 陳庭詩出生。

顯赫的宦宦世家

一個人能在專業上有所超越，必定是曾經跋涉過生命的荒地，才能在荒地上開出美麗的花朵。生命裡有許多不完美的情境，都是自己做不了主，一個八歲就聾了耳朵的人，面對生命的巨大裂口，他是如何度過生命的險灘，以自己的雙手補全了生命的裂痕，翻轉自己的命運呢？

●陳庭詩生於一九一六年（身分證登記為一九一五年），福建長樂人。祖父陳君耀是清末進士，祖母是清朝兩江總督及開台功臣沈葆楨的么女。父親陳忠園是清末秀才，並進入保定軍校一期輜重科就讀，母親許鶴儒來自杭州望族的書香名門，族人數代以來官拜朝廷軍機大臣，家中懸有「七子登科」、「榜眼第」等御賜匾額。

●陳庭詩貴族出生的血統與顯赫的家世，若不是八歲那年他由樹上摔下來，

頭部先著地，震壞了聽力，他極可能在一條順遂的軌道上，一帆風順地向前滑行，走上宦途之路。

●然而這個世家子，卻逸出了軌道，在那次重重一摔後，他完全喪失了聽覺。他彷彿自雲端墜落，一個完整、自主、快樂的童年不見了。就是這樣的一次摔跤，改變了陳庭詩的一生。



陳忠園、陳庭詩父子紀念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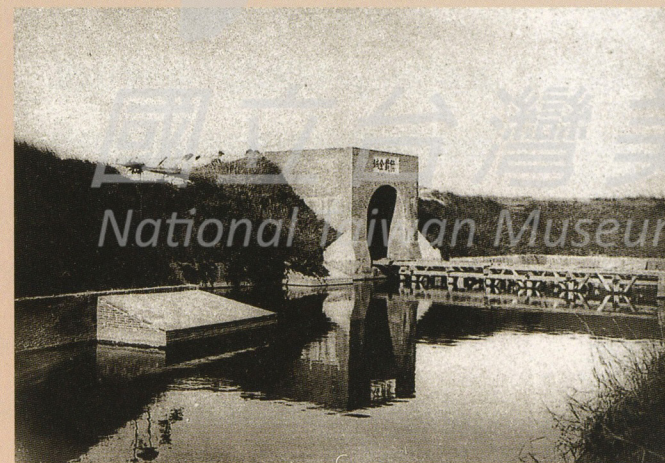
●慶幸的是，天性靈敏聰慧的陳庭詩，四歲時即由母親教導認字，可惜疼愛他的母親在他五歲時便撒手而去。他八歲進入家塾讀書，在跌壞聽力前已經熟讀四書五經、《千家詩》，知詩「平仄」、「音韻」。從此他把家中的線裝藏書，逐本翻閱，自己研讀古詩詞，小小的心靈已經種下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根苗。



陳忠園、陳庭詩父子合影

沈葆楨(1820-1879)

福建閩侯縣人，道光二十七年進士，曾任福建船政大臣，累官至總理各國事務大臣。一八七四年日本謀求琉球，而出兵台灣，爆發牡丹社事件，清廷詔命他為欽差大臣，渡台督辦軍務，他以台灣為東南各省藩衛，物產豐富，強鄰覬覦，便悉心經營擊劃，他改兵制、築砲台、架電線、廢移民禁令、振商務、修城廓，為台灣建省的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礎，是開發台灣的大功臣，也是台灣新政最早的先驅。



台南安平億載金城

為鞏固海防，沈葆楨聘法國人興建億載金城，城額「億載金城」四字由沈葆楨親筆題字。



沈葆楨

一八七四年沈葆楨奉命來台督辦軍務，對早年台灣的開發貢獻良多。

1919 五四運動。

1923 陳庭詩因意外失聰。

少年失聰，意外學畫

●希望與絕望，光明與黑暗，往往孿生共存。沒有母親的陳庭詩有一位姐姐，自從他跌壞了聽力後，他在家中備受冷落，父親對他的疼愛早已每況愈下。後來父親又納了妾，繼母又生了幾個孩子，家中人口更為複雜。他，一個聾子，更無法見容於家族，卻已知曉什麼是命運。

●然而，對一個不肯認輸的人來說，跌倒並不難堪，一蹶不振才是真正的可恥。所幸，陳庭詩自幼即喜愛繪畫，他時常照著廳堂懸掛的字畫塗塗抹抹，因此家裡的長輩為他延聘了一位書畫老師張菱坡，他是父親的友人，教他畫花鳥、蟲魚、人物、山水畫。他看到老師把玩剛刻好的印章或小石刻，也禁不住地模仿老師敲敲打打。雖然生性好動、好奇的他，不見得喜歡臨摹，但學了幾年之後，他對於書畫、金石、詩詞等傳



陳庭詩（右一）與家人合影

統舊文藝，仍然扎下了厚實的根基。

●三〇年代正沈浸在中國傳統書畫中的陳庭詩，興趣逐漸轉向西畫。當時，中國正處於新舊文化急遽交替、衝突的時代。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前後，曾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的蔡元培，主張新舊思想兼融並蓄，鼓吹「以美育代替宗教」普及全國美育的觀念，不斷地蔓延

開來。接著又有留學歸國的劉海粟、林風眠、徐悲鴻等藝術家，主張引進西洋繪畫改革中國畫，融合中西，創造中國新文化藝術，那股藝術的革新精神，正在新興的美術學校中不斷延燒。

●少年陳庭詩也感染到這股新興的藝術文化風潮的迴旋激盪，他受到徐悲鴻倡導引進西方寫實主義，以素描為造形基礎改良中國畫的藝術觀念影響，開始自學素描及油畫，那一年他十七歲。經過了三、四年的自我訓練，他對寫實技法已有了相當的認識與掌握。

●身為一個生活在貴族家庭中的「少爺」，衣食無虞，卻由於失聰，使他過早體味到人在天地間的孤獨處境和寂寞心情。在一片寂然無聲的世界中，更加重了他對自己內心世界的開掘與探索，無形中養成了他孤獨的性格。

●他已不是一位稚嫩少年。

投身軍旅編畫刊

●三〇年代的中國，災難頻仍。先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軍占據東三省，張牙舞爪地展開侵華行動，接著隔年又發生一二八淞滬之役，日本大陸政策的野心擴張，終於釀成一九三七年的蘆溝橋事變，日軍像一匹餓狼，火速地吞食中國江山，揚言「三月亡華」。十月日軍攻陷上海，十二月南京又陷落，日軍一路殺燒搶掠，發生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激起全民激昂的抗日情緒。十二月國民政府遷都重慶，決定對日軍展開長期作戰。人可殺，家可



隨著戰事的持續，反日情緒日益高漲，攝於一九三二年。

1912 中華民國建立。上海圖畫美術院創立。



一九三二年，遭日軍轟炸後的上海。（攝於上海商務印書館樓上）



宋秉恆 軍民合作

破，國不能亡，中國雖然且戰且退，犧牲慘重，然而每一個有血氣的青年，莫不義憤填膺，盡自己之力，報效國家。
●抗戰軍興，陳庭詩以一介書生，又聾又啞，其實他不啞，只是他講的福州話無人能懂，他只好三緘其口，如啞巴。他如何報國呢？他悲憤地將滿腔的愛國熱血，化為漫畫，加入藝術救國運動。抗戰第二年（一九三八），二十三歲的他，因投稿漫畫而為福建省抗敵後援會聘用為《抗敵漫畫》旬刊編輯，繼升主編，開始以「耳氏」筆名，發表作品。

●一九三九年陳庭詩從福州到沙縣與宋秉恆共同主編《大眾畫刊》，他的職稱是福建省軍管區「國民軍訓處」及「政治部」中尉科員。陳庭詩不是服役，是戰時軍中政工需美編人才而轉入軍職。聰敏好學的陳庭詩，看著上海美專出身的宋秉恆刻著當時新興的木刻版畫，也學會了木刻。他日夜不停地刻、挖，由於戰時鉛印供應不繼，排印張數又多，為了預防刻淺容易破損，他刀刀深刻，從中領悟到刀法運轉的訣竅。



黃鶴樓入口的抗日壁畫，攝於一九三八年。



一九三七年《救亡漫畫》於上海創刊，刊出漫畫家葉淺予的作品「日本近衛首相剖腹之期不遠矣」。



宣傳員於游擊區畫抗日漫畫。

1931 九一八事變。魯迅於上海創辦木刻講習班。

1932 一二八事變。

俄國文豪「高爾基」像

●陳庭詩三〇年代所刻的俄國文豪「高爾基」像，刀法線條井然有序，遒勁有力，流露出他精湛的寫實功力。陳庭詩為何對這位俄國文豪情有獨鍾？原來高爾基是苦學出身，從基層工人幹起，作家魯迅崇拜高爾基，甚至被譽為中國的高爾基，而陳庭詩也沒上學，全憑自己苦幹，因而更欣賞高爾基，刻下心中的偶像。當時有些木刻家如郭牧也刻「高爾基像」（1936）。

●魯迅這位中國的高爾基，一生致力於破除封建餘毒，是拿赤血獻給中華民族的左翼文藝領導人，在三〇年代初便引入描述城市底層苦難勞工生活的德國表現主義的木刻版畫至中國，更邀請日本版畫教師內山嘉吉教導木刻製作法，中國木刻版畫的研習風氣一時蔚起，他被喻為新興版畫之父。這種反映社會百態的木刻版畫，竟成為那一代的美術青年表現長年生活在戰爭裡的吶喊之聲，與中國現實的命運緊緊相連。



高爾基著《我的文學修養》，1936年7月上海天馬書店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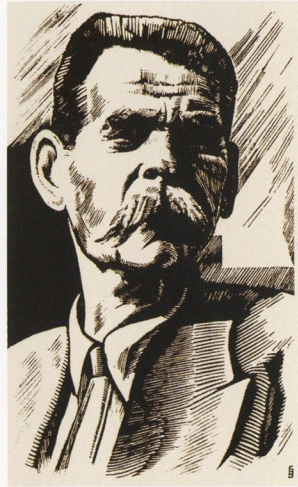


《高爾基作品選》，1937年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
高爾基苦學出身，作品描寫社會底層生活，為三〇年代左翼作家魯迅等人視為文學導師，大量譯介其相關著作。



高爾基著《給文學青年的信》，1936年11月上海讀書生活出版。

1912 中華民國建立。上海圖畫美術院創立。



陳庭詩 高爾基像 約1930年代木刻版畫（梅丁衍／提供）



魯迅（右四）、內山嘉吉（右三）與木刻講習會成員，攝於1931年8月。暑期木刻講習會共計六天，由魯迅翻譯，課程安排分別為黑白技法四天，套色木刻技法兩天。

●正處於危急之秋的中国，有膽識的文藝知識青年，個個身上流淌的是革命者的一片赤忱，人人勇於奉獻，他們紛紛加入具有社會主義理想的文藝團體，如「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或「中華全國木刻界抗敵協會」（1938）。木刻界的抗敵協會在〈大會成立宣言〉中宣告：「我們要用我們的木刻，鼓勵同胞們趕快地參戰，向同胞暴露敵人的殘暴與獸行。我們要用我們的木刻向國際愛好和平的人士，訴說敵人是怎樣侵略我們，我們是怎樣英勇地抵抗。」

●一九四三年的「中華全國木刻研究



魯迅（左）與上海內山書店主人內山完造（右）合影
日人內山完造為魯迅至交，一九三一年介紹其弟內山嘉吉與魯迅相識，在上海創辦暑期木刻講習班。

會」，是「中華全國木刻抗敵協會」被國民黨撤銷解散後，在重慶新成立的木刻團體，陳庭詩被聘為木刻函授班導師，培育木刻新人。這是一個共產黨的地下文藝組織。

新興木刻版畫之父——魯迅(1881-1936)

新興版畫運動的出現是時勢所趨。三〇年代當日本企圖以武力併吞中國東三省，中華民族正面臨生死攸關之際，左翼文藝運動應運而起，以文藝號召民衆、動員民衆、團結民衆、鼓舞民衆。

左翼文藝領導人魯迅，除了在小說、散文、雜文、譯文及詩歌等領域均有建樹外，他本著小說中對傳統社會、人性弱點的深刻批判精神，推動木刻版畫。

一九三〇年十月魯迅搜羅德國、蘇聯、日本等版畫家作品，在上海舉辦「世界版畫展覽會」，揭開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版畫展序幕。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七日，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又在上海以「一八藝社」的藝術青年團體為基礎，舉辦第一期木刻講習會，帶動中國新興的版畫運動。

魯迅說：「……當革命時，版畫之用最廣，雖極匆忙，頃刻能辦……。」又說：「木刻藝術能夠變成大眾革命的武器，由於它以利用手工拓印，便於散布，有利於宣傳。」他主張中國的革命文藝青年應該把世界上進步的作家和作品引為榜樣。

他積極推動木刻版畫，辦展、出畫集、捐款，引介德國表現主義畫家作品，尤其推崇凱珂·珂勒惠之，她深具社會批判意識，將人類的死亡、貧窮、苦難刻劃得淋漓盡致的作品，對中國的木刻版畫產生極大的影響。一時之間，各種木刻團體如雨後春筍，紛紛冒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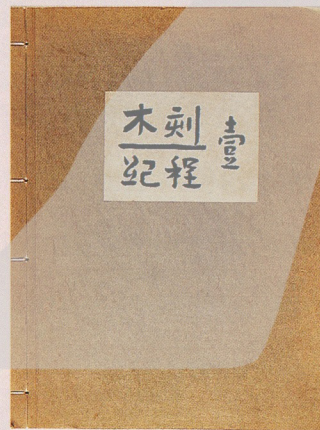
新興木刻家，他們的刀鋒飽含激情，作品具有「力之美」，內容偏向描繪社會的暴動，人民的飢餓、貧困、吶喊、痛苦，一反繪畫的唯美形式。魯迅成為中國新興木刻運動的奠基者和版畫界公認的導師。



魯迅，攝於1933年5月1日。



以魯迅木刻肖像為封面的《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書影



木刻畫集《木刻紀程》書影，1934年6月出版。
魯迅編選、作序的《木刻紀程》，以鐵木藝術社名義出版，收錄作品二十四幅，印量一二〇本，是第一部集結新興木刻作品的選集。



一工推木刻版畫（取自《木刻紀程》）



陳鐵耕母與子木刻版畫（取自《木刻紀程》）

1936 魯迅逝世。上海木刻作者協會成立，號召投入救亡工作。

1937 蘆溝橋事變爆發，全面展開對日抗戰。

木刻版畫宣揚抗日精神

●在一個戰爭的時代，文化也產生激烈的變革，去除纖弱媚好，崇尚雄強、樸實、剛健，成為時代的需求。由魯迅親自倡導的中國新興的木刻版畫，線條的雄強，色彩的黑白分明，製作的便利性與題材內容的現實性及技法表現的寫實性，很快地成為抗戰最有力的宣傳利器。國民政府在重慶後方，便大力推展木刻版畫，由於當時文盲仍多，須以圖宣揚抗戰，以激勵戰鬥士氣。陳庭詩所編輯的《大眾畫刊》，是一本宣揚抗日精神的純木刻月刊，正是國府軍方政工

系統的機關刊物，木刻家荒煙也參與其中。有一次安徽來的朱鳴岡，一到沙縣，兩人初相識，陳庭詩便熱情接待，甚至替他磨刀，讓他刻下生平第一幅版畫「抗日游擊隊出發之前」（1939），兩人以木刻會友，留下珍貴的友情。

●之後，一九四二年四月陳庭詩轉職擔任「第三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政治部」漫畫隊員，九月又轉派該部「陣中出版社」編輯。一九四四年受「中華正氣出版社」社長蔣經國之聘，任藝術編輯，並在教育部「巡迴戲劇教育部隊」擔任繪畫及舞台設計。



學生投入版畫製作，宣傳抗日。



朱鳴岡 抗日游擊隊出發之前 1939
(梅丁衍/提供)

1938「全國抗戰木刻展覽會」於南昌舉行。
中華全國木刻界抗敵協會在武漢成立。

1939「第三屆全國抗戰木刻展覽會」於重慶社交會堂舉行，展出作品571幅。



陳庭詩贛州時期木刻作品「母與子」
(梅丁衍／提供，取自《和平日報》〈每週畫刊〉，
1946.10.20)

●當陳庭詩追隨剛從蘇聯留學歸國的蔣經國專員，在贛州從事政工時，蔣經國常常在農曆春節時打著赤膊參加「舞龍燈」活動，每當碰到喝酒划拳的熱鬧場面，他便力邀陳庭詩參加，一個負責喊拳，一個負責喝酒，兩人合作無間，甘苦與共。陳庭詩與蔣專員這位經常穿草鞋登山涉水，探求民情的親民長官結下患難真情，他也到過蔣家幾次，吃過飯，看過熱愛中國平劇的專員夫人——蔣方良，在家粉墨登場，演「女起解」的精采表演。

●日軍攻陷贛州後，陳庭詩便輾轉於模峰、贛南、贛東等地。

●由於地緣與編輯工作的關係，陳庭詩雖然耳聾，卻結識許多木刻版畫家如朱鳴岡、荒烟、章西崖、鄭野夫、薩一佛、吳忠翰等人。他的閱歷日多，技巧也日益精進，他在軍中已累積了五、六年的木刻版畫經驗，甚至當上木刻函授班導師，他漸漸領悟到宣傳畫與藝術創作的不同。

●這種黑白相襯，以力道的刀法代替筆法，追求畫面的表現力與張力的藝術形式，透過刻與印，產生迥異於油畫或素描的特殊趣味的新興媒材，陳庭詩已能運用自如，他逐漸拋棄以往故事性或說明性的插畫、宣傳畫作風，轉而追求藝術性的創作。他興味盎然地刻著，不斷以「耳氏」發表作品，形成他在大陸時期寫實木刻版畫生涯的高峰期。

●戰爭，陳庭詩雖沒有在第一線與敵人相搏，但走過抗戰的烽火，好似也從人

熱血青年的時代刻痕

抗戰期間，國共關係時而衝突，時而合作，木刻版畫不但成為國民黨作為抗戰的宣傳利器，也成為共產黨的文宣媒介，這種「有力的美感」如火如荼地蔓延，已成為美術界最受青睞的新興藝術媒材。

木刻家作為抗日戰爭的一員，努力刻劃動員、戰爭、飢荒、生產、逃亡等等廣大社會民衆的現實生活。抗戰把木刻的根深深扎入生活，木刻流動展、街頭展、函授班、訓練班、木刻供應站，木刻陣營不斷茁壯，已由抗戰前受到迫害到抗戰後，不分國、共，木刻家共同攜手抗日，共赴國難，蔚為木刻美術運動，形塑出木刻美術的「大眾化」、「普羅化」特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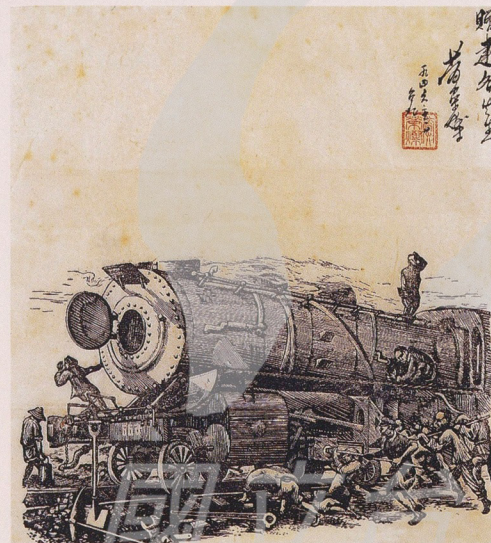


荒烟 末一顆子彈 1943

抗日戰士以最後一顆子彈射向逃敵，荒烟以悲壯的英雄氣概，刻下這件具史詩風格的作品。



蔡迪支 桂林緊急疏散 1945



黃榮燦 搶救火車頭 1948



黃新波 孤獨——流亡途中所見 1943

生隘口中穿越而出。軍中宣傳畫刊的職務是否適切尚不可知，倒是那全神專注地刻劃，投入抗日救亡運動的歲月，開啓他生命中的另一重視野。他怎料想得到那純靠手工拓印的木刻版畫，將改變

他一生。

●失聰是上蒼的失誤，也是上蒼的恩寵，在無聲的寂靜中，他雖與仕途絕緣，卻意外找回生命的春天。

1945 抗戰勝利。福建福州舉辦「慶祝抗戰勝利木刻展覽會」，展出作品300餘件。

1946 全面內戰。

初次抵台，以漫畫揭發弊端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昭和天皇詔告全國臣民無條件投降，並接受波茨坦宣言。台灣六百多萬島民終於擺脫日本五十一年殖民統治的陰影，歡欣鼓舞地學國語、學國歌，慶祝重回祖國的懷抱。

●當時的台灣知識份子幾乎人手一冊《三民主義》，懷著滿腔的熱情與抱負，要努力建設「三民主義的新台灣」，全省各地的報紙、刊物如雨後春筍紛紛創立，國語講習班、文化座談會、美術展、音樂會、戲劇演出，各式各樣的文化活動，蓬勃地展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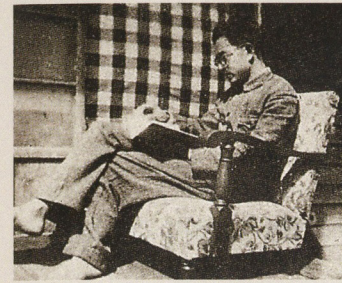
●只是抗戰雖然勝利，國、共內戰在大陸才正是激烈的開始，由於內戰持續不斷，社會動盪不安，許多知識青年憧憬著海外的台灣，直覺那才是一片淨土。歷來閩台一家，一九四五年光復初期中國木刻家黃榮燦、朱鳴岡、陳耀寰便來

到台灣，一九四六年初荒烟、麥非也相繼而來。他們不是當記者，便是當編輯，並從事木刻或漫畫活動。而陳庭詩約在一九四五、四六年間由大陸來台，擔任《和平日報》台中分社的美編，它是一份由南京發行的軍方報紙，原為《掃蕩報》。這份報紙，雖為軍方經營，卻有著中國知識份子「諍言」的使命感。主筆王思翔主張一個文化工作者必須確確實實地走到廣大人類現實生活的深處，向廣大的人類開闢文化之路。而陳庭詩便負責主編《和平日報》的〈新世紀副刊〉及〈每週畫刊〉專欄。



陳庭詩設計的〈新世紀副刊〉刊頭
(梅丁衍／提供，取自《和平日報》，1946.7)

台灣生活組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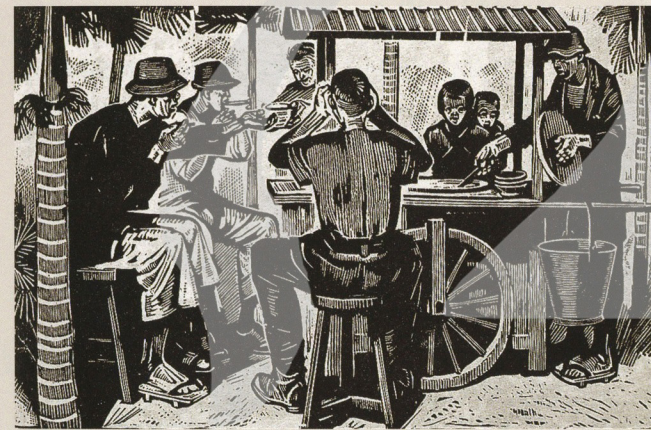
朱鳴岡，一九四六年攝於台北家中後院。

木刻家朱鳴岡，安徽鳳陽人，一九一四生。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開打，朱鳴岡於武漢加入演劇團體，於流亡期間，受到木刻家王良儉的影響，決心投入木刻版畫。一九三九年，他於福建沙縣結識同好宋秉恆與陳庭詩，並於抗戰勝利後來台。在這段滯留台灣的期間，朱鳴岡將平日觀察的台灣生活景象，完成「台灣生活組畫」系列。朱鳴岡自台灣返回大陸後，先後在北平、大連工作，一九五三年受聘東北美專（日後的魯迅美術學院）版畫系執教數十年，直到一九八五年退休。

「我不愛遊山玩水，日月潭、阿里山都沒有去過；同時也因為收入少，旅遊便是一種奢侈。我只對社會人間萬象感興趣，這也反映在我的作品上，總是以『人間世相』為題材。除我在『日月潭』上的速寫外，也刻了一些木刻，可以稱為『台灣生活組畫』吧。

我喜歡觀察社會生活和隨時畫下速寫，回來後稍加提煉刻成木刻。像『食攤』，就是在台北萬華的寫生。『過年的準備』，是在水道町旁看到的景象，當時正有兩位婦女在門前磨糯米，婦女穿的裙子是用和服改的，當年好多人都是那樣的。『小販』、『太太，這隻肥』，是在台北橋附近的一個市場看到的。賣雞的老人把雞身上的毛分開，有時還用嘴吹一口氣，讓買主看肥不肥。我住的房前馬路邊，常常見到有人用木、竹條圍起一塊地種菜，我便刻了『爭取生存空間』。我家房後便是農村，常可看到老少三代人在勤勞苦幹，他們便是『三代人』的模特兒。當時也有很多失業者在中山公園的椅子上睡覺，就刻了『朱門外』。」

——朱鳴岡（摘自《雄獅美術》第210期〈難忘四十年前舊遊地〉）



朱鳴岡 食攤 1946



朱鳴岡 過年的準備 1946



朱鳴岡 太太，這隻肥 1947



朱鳴岡 三代人 1946

●「張燈結綵喜洋洋，光復歌兒大家唱，唱遍城市和村莊，台灣光復不能忘，不能忘，常思量，不能忘，常思量，國家恩惠地久天長，不能忘。」當「台灣光復紀念歌」，不絕於耳，由街頭唱到街尾，陳庭詩一個字也聽不見。但是他看見了，他看見軍警的胡作非為，接收官員的官商勾結，操縱市場，哄抬物價，他看見了台灣百姓的叫苦連天，他居然聽見了市民大眾的怒吼，創作了一幅幅的諷刺漫畫。

●陳庭詩雖然耳聾，但與中部的藝文人士時有接觸，當時中部的許多藝文朋友，中文仍不十分靈光，他們便常向陳庭詩請教，他還為楊逵修習中文，並為楊逵與王思翔一九四七年所創辦的《文化交流》刊物設計封面「奶！奶！」。這幅漫畫，耳氏陳庭詩以小孩象徵台灣，一位張開雙臂，迎接小孩的慈祥母親象徵中國。以小孩仍需吸吮祖國母親的奶水為題，凸顯內台兩地的文化交流與血緣關係。

《文化交流》創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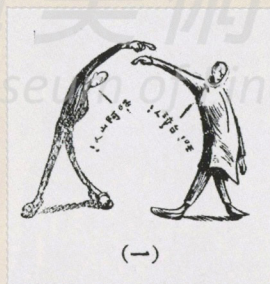
《文化交流》是純文化雜誌，由王思翔介紹中國部分，楊逵負責台灣部分，意在使內台兩地的文化人，不分彼此，合作無間，共同為新的台灣文化建設而努力。可惜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五日出版了第一輯後，便遇上二二八事件，一切成為夢幻泡影，王思翔為逃避憲警追緝，潛回中國；楊逵也在同年被捕入獄四個月。這份珍貴的《文化交流》第一輯竟成為終刊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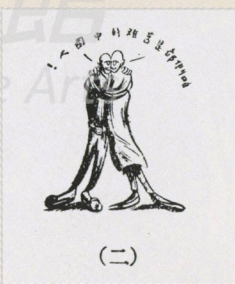
陳庭詩為《文化交流》繪製的封面「奶！奶！」



陳庭詩 珍惜我們的成果
(取自《文化交流》，1947.1.15)



陳庭詩 交流乎？絕流乎？
(取自《文化交流》，1947.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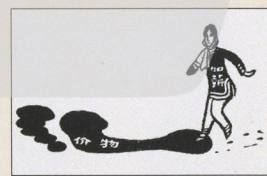


●陳庭詩又於第一頁刊出他所畫的一幅畫「珍惜我們的成果」，畫面上兩隻毛筆，交流匯成文藝長河，正是呼應著圖上的一首詩〈一滴雨滴，氾濫的河〉，描述個人若是一滴小雨滴，集眾人雨滴，便可奔騰成河。正如陳庭詩在雜誌

中所畫得那幅漫畫「交流乎？絕流乎」，內台兩地的人民不要再繼續以「呸，阿山人！」「呸！台灣人！」為見面禮互相鄙視，其實大家都是苦難的中國人，應該合作無間。陳庭詩以一介書生，用他的筆，畫出他內在的心聲。

新世紀的不平之鳴

陳庭詩針砭時事的諷刺漫畫於一九四六年刊登在他自己主編的〈新世紀副刊〉中，如「高抬貴手」、「先生們：請做做好事」、「途徑的摸索」、「看不見的過失」、「兩種野獸」、「生之維持」、「倒懸待救」、「打！打！打！」、「運步姍姍」。此外，陳庭詩還特闢〈污吏別傳〉漫畫專欄，持續揭露陳儀官僚榨取民脂民膏，殘酷腐化的統治政權。陳庭詩的文膽，透顯出他勇猛不為人知的鮮明性格。他的筆桿與統治者的槍桿，正在角鬥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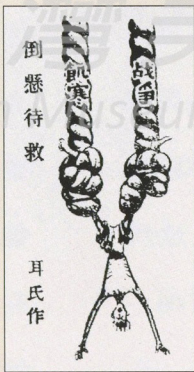
陳庭詩 兩種野獸
(取自《和平日報》〈每週畫刊〉，1946.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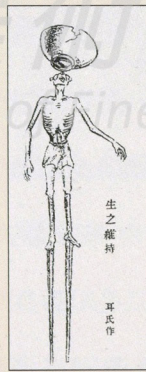
陳庭詩 打！打！打！
(取自《和平日報》〈每週畫刊〉，1946.9.22)



陳庭詩 看不見的過失
(取自《和平日報》〈每週畫刊〉，1946.11.3)



陳庭詩 倒懸待救
(取自《和平日報》〈每週畫刊〉，1946.11.3)



陳庭詩 生之維持
(取自《和平日報》，1946.9.22)



陳庭詩 途徑的摸索
(取自《和平日報》〈每週畫刊〉，1946.12.25)

(圖片提供／梅丁衍)

(圖片提供／梅丁衍)

二二八事件潛回大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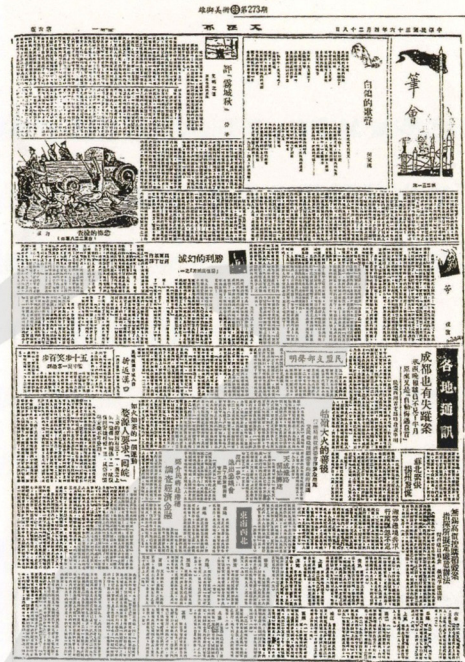
●一九四七年是充滿希望的一年，也是充滿絕望的一年。台灣發生官逼民反的二二八事件。

●兩個月後，上海《文匯報》刊出一幅黃榮燦的木刻版畫《恐怖的檢查》，描繪國府軍隊在二二八事件中血腥殺戮的殘暴行徑，令人怵目驚心。事件發生的前因，由「閩台通訊社」刊登的「五天五地」流行語即可窺知：

- 盟軍轟炸 驚天動地
- 台灣光復 歡天喜地
- 貪官污吏 花天酒地
- 政治混亂 黑天暗地
- 物價飛漲 呼天喚地

●加上「查緝私菸」的導火線，引發族群對立，武裝衝突，全省動盪，翻天覆地的二二八事件，濫捕、濫殺，不計其數的無辜民眾、學生被犧牲，民意代表、作家、醫生、校長、教授、律師、畫家等許多文化菁英也不幸遇難。

●「二二八時路上行人不准二人並排，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上海《文匯報》刊登黃榮燦報導二二八事件的木刻作品「恐怖的檢查」。

手也不能插衣袋內。半夜零星槍聲，淡水河有浮屍，當年教育廳長也浮屍淡水河。」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和平日報》被查封，「我化名回去」、「我只差未埋馬場町。」陳庭詩與好友筆談的手稿上，清楚地寫出他對二二八事件的回憶。

●凡是在戰爭中成長的青年，很少能從腦海中剷除戰爭、死亡以及恐怖事件所帶來的陰影。陳庭詩不願說起二二八，即使筆談的手稿也大部分當場撕毀。幸



黃榮燦 恐怖的檢查——二二八事件1947 木刻（原作現藏於日本國神奈川近代美術館）
黃榮燦於一九四五年來台灣，目睹二二八事件，他將親眼所見刻成這件木刻版畫。這幅版畫為現存報導當時事件的唯一一件美術作品，黃榮燦本人可能也因此而惹來殺身之禍。

未撕毀的，僅存隻字片語而已。在這個事件中，台灣人民受到極野蠻的對待，對台灣人的心靈傷害既深且遠。而目睹事件發生的陳庭詩，因一直從事漫畫及木刻版畫，與木刻界的黃榮燦、朱鳴岡等人又認識，在大陸他又刻過蘇俄文豪「高爾基像」，「已給人誤為左傾」，加上他在《和平日報》上除了刊登抗戰木刻版畫外，又獨闢漫畫專欄，痛批陳儀官僚。而他又與日治時期長期推動民族運動的左翼文化人士楊遠友好，為他辦的《文化交流》雜誌作封面設計及漫畫，在風聲鶴唳的關頭，他只有潛逃回大陸，苟全性命於亂世。

黃榮燦（約1918~19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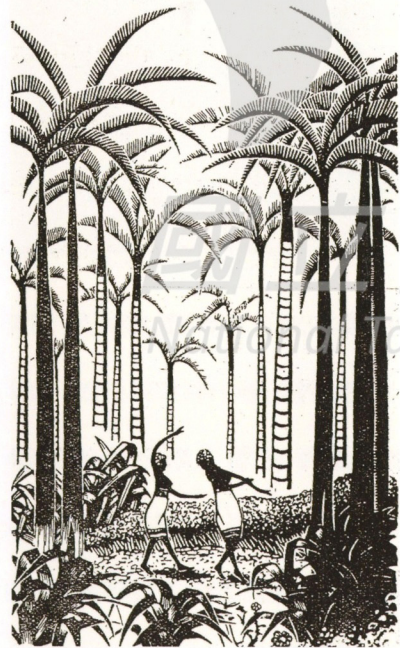
木刻版畫家黃榮燦，四川重慶人，三〇年代末畢業於西南美專，學生時代熱心組織木刻研究會，畢業後後投入抗日前線的救亡工作，以木刻版畫報導前線戰況並舉辦展覽。他於光復後（或抗戰結束）自大陸來台，從事美術教學及創作活動，曾於兩岸藝壇活躍一時，一九五六年以匪諜罪嫌遭處決，其身世背景與傳世之作，因政治因素而鮮為人知。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後二個月，陳庭詩以在台灣創作的兩件木刻作品「青春」、「青菜車」參加上海舉行的「第一屆全國木刻展」，而黃榮燦也潛回大陸，把「恐怖的檢查」，以力軍筆名發表於上海的《文匯報》。



荒烟 一個人倒下，千萬人站起來 1948 木刻 14.5x31公分

同樣目睹二二八事件的木刻家荒烟，以紀念文學家聞一多被刺殺的題材，表現群眾反抗暴政的激烈情緒。一九四八年荒烟離開台灣後於香港完成，發表於《大公報》。



陳庭詩 青春
(鄭惠美/提供)



陳庭詩 青菜車
(梅丁衍/提供，取自《新生報》〈橋〉，1948.4.23)

1948 陳庭詩二度來台，任職於省立台北圖書館。

1949 國民政府撤守台灣，定台北為新首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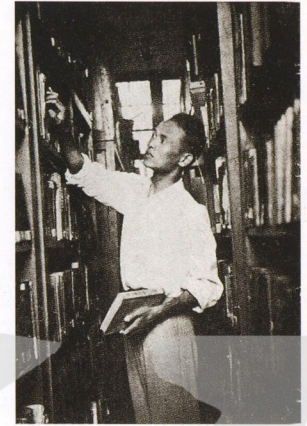
二度來台擔任圖書館館員

●在大陸陳庭詩擔任福州《星聞日報》編輯。一九四八年他再度來台應邀為台灣省立台北圖書館繪製巨幅「《劉銘傳督建鐵路圖》」油畫，參加「台灣省博覽會」。這是二二八事件後一年，國府為慶祝第三屆光復節，特別舉辦「第一屆全省博覽會」，除了台灣本地的展品外，尚有運自上海、天津、廣州、山西、四川等地的作品，在現今的總統府及台灣省立博物館展出。

●之後，陳庭詩便留在省立台北圖書館工作（今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他在圖書館服務期間（1948～1957），



陳庭詩 劉銘傳督建鐵路圖 (梅丁衍/提供)



任台灣省立圖書館館員時的陳庭詩

曾經整理過三十多萬冊因盟機轟炸而疏散的圖書，還獲得省政府獎。他白天整理圖書，晚上還不時放映社教電影，每週至少三次，供民眾觀賞。

●雖然與他在贛南關係深厚的蔣經國先生，來台後曾經召見他兩次，但他以不適合公務員職位而婉謝。或許經歷過二二八事件，他目睹政治界的黑暗面，不想與政治人物攀上關係，也或許他想通了政治權位終有浮沈，但文化的影響力卻能互貫古今。生於書香門第的陳庭詩，從小愛讀書，選擇在圖書館工作，正可滿足他的求知慾。

●圖書館內藏有日人留下來為數眾多的大型精印畫冊，屬於特藏書，概不借出，即使是館員也不通融。被封入冷宮的大批畫冊，對陳庭詩而言，如獲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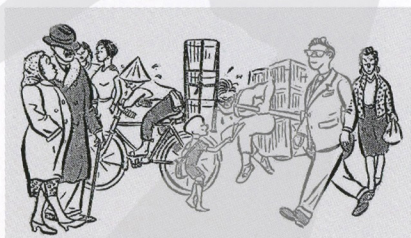
寶，他得天獨厚，在館內朝夕觀摩，品嚐再三。

●雖然二二八事件之後，民間報刊或雜誌泰半受到查封或不得不自動停刊。但《新生報》的副刊〈橋〉，卻提供一個台籍與大陸籍知識份子的文化園地。它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的創刊號說明了一切：「橋象徵著新舊交替，橋象徵從陌生到友情，橋象徵一個新天地，橋象徵一個展開的新世紀。」

●「青春」、「青菜車」（見第28頁）這兩件陳庭詩在大陸參加第一屆全國木刻展的作品，也發表在《新生報》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一日及二十三日上。內台文化交流並未因二二八事件而中斷，仍像橋一般，串接起兩岸斷斷續續的友誼。大陸的許多美術家如黃榮燦、章西崖、朱鳴岡、陸志庠、戴英浪等人也與台灣的畫家楊三郎、李石樵、藍蔭鼎等人，展開交誼活動，而大陸的畫家還向台籍畫家介紹木刻和漫畫，台灣畫家也介紹了他們的創作情況，雙方相處融洽。只



陳庭詩 青春
(梅丁衍／提供，取自《新生報》〈畫刊〉，1948.4.11)



陳庭詩 街頭賣藥者
(梅丁衍／提供，取自《中華日報》〈海風〉，1947.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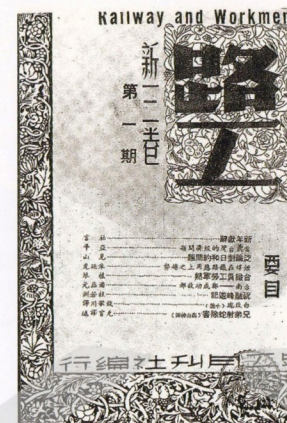
是台灣美術那根深蒂固的官展沙龍趣味，與中國左翼美術具有抗議意識的木刻版畫風格，始終格格不入。

●自從一九四八年二月，魯迅生前的好友，國立編譯館館長許壽裳在台北寓所被暗殺後，許多左翼木刻家人人人自危，紛紛出走，他們結合抗日期間的文宣工作體驗與在台灣的生活經驗所刻劃的台灣小市民的生活與社會現象，如朱鳴岡的「台灣生活組畫」（1946-47，見第23頁），頓時成爲絕響。及至一九四九年初，幾乎大部分的木刻家都在風聲鶴唳下相繼離台，只剩下兩個人留下來，黃榮燦與陳庭詩。

●一九四九年四月，當解放軍挺進長江，南京陷落，共軍攻勢日正當中，十月一日中共在北平天安門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十二月七日國民政府由四川成都遷往台北市，旋踵間，台灣由邊陲之島，進入國共繼續隔海對峙的國府中心舞台。時局轉變如此急遽，絕非自光復開始欣慶回歸祖國懷抱，努力重建家園的台灣人所能想像。國民政府遷台前數個月，爲穩住局勢，已於五月二十日在台灣地區實施戒嚴，六月二十一日起，「懲治叛亂條例」及「肅清匪諜條例」也開始實施。情治單位隨即展開對共產主義思想和左翼組織的全面肅清，在「寧可錯殺一千，也不可錯放一人」下，白色恐怖的陰影，從此籠罩台灣。

●而自一九四五年光復以來的內台文化交流，也嘎然而止。台灣的文化界從此失去一個全面了解大陸自五四運動以來的文學與美術傳統的機會。

●五〇年代是一個反共高漲的年代。一九五〇年五月張道藩等人籌辦「中國文



陳庭詩設計的《路工》月刊刊頭

藝協會」並發表宣言，它的宗旨是：「自覺地以戰鬥姿態，在精神上武裝

自己，在行爲上發揚民族主義，安定人心，肩負起反共復國的神聖使命。」從此，「戰鬥文藝」與「反共文學」鑼鼓喧天。

●官方的文藝政策引領著作家的思考，台北的「政治工作幹部學校」（政治作戰學校）的木刻畫家如方向等人，也如火如荼地展開以宣揚國軍、鼓舞士氣爲主的「戰鬥木刻」。木刻終於在台灣找到一片天，是承續自抗戰時期，木刻作爲軍事宣傳具有高度戰鬥性的特質而來。

●而陳庭詩處在一個以反共復國的精神爲總動員，在戰鬥文藝的集合號聲下，他仍是聽不見，聽不見戰鬥木刻是反共文藝的時代號角。他仍然靜靜地在省立台北圖書館，整理著幾十萬冊圖書，同時也參與台灣鐵路工會發行的《路工月刊》美術編務。似乎投身於美編中，他

才認同自己。他不但設計封面，在內文編輯上還介紹許多版畫家，包括黃榮燦、方向、楊震夷、西哀士等人的作品，也出現他自己的諷刺漫畫「一年四季」或素描「機車庫」及版畫「烘山芋」等作品。



陳庭詩 煨甘藷 (烘山芋)



陳庭詩 意難忘 (梅丁衍/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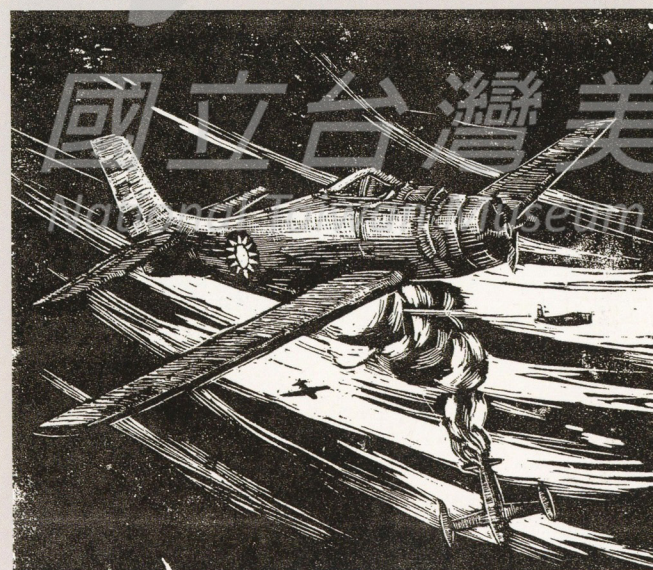
陳庭詩 牧歸 (梅丁衍/提供)

五〇年代的戰鬥木刻

一九四九年由大陸來台的版畫家，除了在大陸從事左翼的木刻版畫家外，尚有不少在抗戰時期從事木刻版畫的人士也來台，如陳庭詩、汪澄，還有一些秉持抗日的經驗，在軍中推廣木刻版畫，像方向及他在政工幹校所培植的學生李國初。一九五三年方向與陳其茂受中國青年作家協會邀請，在國軍文藝中心開展覽，作家協會在展出目錄中強調：「木刻畫之所以在現在又復興盛起，是由於它最能配合政治及軍事宣傳，具有高度戰鬥性。」方向一九五五年在〈談戰鬥木刻〉一文中也說：「木刻藝術它富有戰鬥性格是戰鬥藝術的尖兵，是時代的前哨！」五〇年代初期，台灣版畫幾乎是戰鬥木刻的主流，有著濃厚的政治色彩。



平凡 聖地



金必文 事實
以國軍駕駛螺旋飛機擊毀米格飛機為題激勵人心。